

湖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

湖州当代优秀文学作品选

— 纪实影视卷 —



浙江摄影出版社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浙外借

湖州当代优秀文学作品选

纪实影视卷 |

浙江摄影出版社
浙江文艺出版社

1.7.2 幸福街（群/纪实/篇）

《幸福街》是作者对湖州城市变迁的纪实，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，展现了湖州城市发展的历程。作品以细腻的情感、生动的笔触，描绘了湖州城市变迁的点点滴滴，让人感受到湖州城市发展的脉搏。

《幸福街》是作者对湖州城市变迁的纪实，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，展现了湖州城市发展的历程。作品以细腻的情感、生动的笔触，描绘了湖州城市变迁的点点滴滴，让人感受到湖州城市发展的脉搏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湖州当代优秀文学作品选. 纪实影视卷 / 湖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. —杭州: 浙江摄影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514-1550-7

I. ①湖… II. ①湖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湖州 ②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③电影文学剧本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④电视文学剧本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8.5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02320号

《湖州当代优秀文学作品选·纪实影视卷》是湖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编选的一部文学作品选集。本书收录了湖州当代优秀文学作品，包括纪实文学、影视文学等。本书旨在展示湖州当代文学创作的成果，推动湖州文学事业的发展。本书收录的作品，既有对湖州城市变迁的纪实，也有对湖州人民生活的描写。本书收录的作品，既有对湖州城市变迁的纪实，也有对湖州人民生活的描写。本书收录的作品，既有对湖州城市变迁的纪实，也有对湖州人民生活的描写。

《湖州当代优秀文学作品选·纪实影视卷》是湖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编选的一部文学作品选集。本书收录了湖州当代优秀文学作品，包括纪实文学、影视文学等。本书旨在展示湖州当代文学创作的成果，推动湖州文学事业的发展。本书收录的作品，既有对湖州城市变迁的纪实，也有对湖州人民生活的描写。本书收录的作品，既有对湖州城市变迁的纪实，也有对湖州人民生活的描写。

指导委员会

主 任 胡菁菁

副主任 吴 伟 楼 婷 竺 鸽

委 员 杨静龙 姚 健 卢 萍 金一鸣

黄其恕 郑 娅 沈文泉

主 编 小说卷、诗歌卷：杨静龙 金一鸣

散文卷、纪实影视卷：金一鸣 杨静龙

编 辑 黄其恕 严树学 俞玉梁 李 民 凌 晨

前言

湖州山水清远，自古以来文脉昌盛，英才辈出。

这片土地既哺育了唐代诗人孟郊、明代小说家凌濛初、新文化运动猛将沈尹默等一批名流大家，创作了许多不朽的文学经典，也曾令白居易、杜牧、皎然、张志和、苏轼、戴表元等历代文学名家流连忘返，留下了一篇篇歌咏湖州的佳句华章。

湖州，是一块氤氲着浓郁文气的土地。这里的一山一水仿佛都藏着一个个令人心动的故事，这里的一草一木似乎都凝结着一种不可言说的诗意。

进入新时期以来，湖州的文学创作也一直是高潮迭起，佳作连连，既有老中青三代作家梯队，又出现了“80后”“90后”文学群体，不时引起文学界和文化界的关注。目前，热爱文学创作的人群不断扩大，“文学湖军”正在逐渐成长，他们关注社会，体悟人生，潜心创作，用文字表达着对社会人生的看法，发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，执着地追逐着心中的文学梦。

相对于湖州的2700年历史来说，65年的时间未免太短；相对于悠久的湖州文学史来说，120万字又未免太少。但当四卷本的《湖州当代优秀文学作品选》（以及稍后选编的90万字的两卷本《湖州当代优秀文学作品选·续编》）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，还是那么令人感到震撼。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部作品选也是一部当代的湖州文学史，它以一种鲜活的姿态，将湖州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清晰地展现出来。如果说中国文学是一条长河，那么它就是奔向这条长

河的一股涓涓细流，它有着自己的节奏，自己的声音，自己的特色，自己的立场。它记载着几代人对文学的执着追求，也将是留给后世的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。

《湖州当代文学优秀作品选》（包括《续编》）是湖州当代作家创作成就的一次集体亮相，这么大规模的作品选编在湖州尚属首次，展现了湖州当代文学的创作实力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湖州文学创作取得的成绩十分显著，但一直没有编过综合性、全貌性的文学作品选集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和遗憾。此次由中共湖州市委宣传部、湖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湖州市作家协会和湖州文学院联合选编了这套作品选，实乃及时之举。从这一意义上说，这既是总结地方文学成就、泽被乡里的功绩，也是文脉承续、薪火相传的益事，其意义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。

愿这套选集出版能具有湖州文学里程碑式的意义，既是一次回顾总结，也是一次新的扬帆起航！

编者

2015年3月

目 录

纪实篇

陈毅历险记 | 余方德 3

灿烂生命的奉献——来自湖州面粉厂的报告 | 李 民 24

明珠落玉盘——沈志荣创业记 | 杨寄尘 34

中华子弟兵（长篇节选） | 马雪枫 42

笔墨江南——首届中国湖州·国际湖笔文化节纪实 | 沈文泉 58

战士的情怀——记全国优秀退伍军人盛云龙 | 郑天枝 61

乡野流韵 | 汪 群 70

朱倍得和他“了不起的事业” | 李广德 郑天枝 90

衡庐先生 | 嵇发根 107

乡野匪盗 | 徐惠林 112

中国第一——汤有祥和他创办的私立高中 | 吴 丹 122

地球曾在这里绞痛 | 张加强 127

江南小延安（长篇节选） | 田家村 138

影视篇

天下粮仓（电视剧文学本） | 高 锋 153

一江春水向东流（根据同名电影改编） | 金一鸣 177

茶 恋（电影剧本） | 张加强 200

赵孟頫仕元（二十集电视剧故事大纲） | 顾 政 姚博初 258

热血冰魂（长篇电视剧故事大纲） | 顾 政 曹国政 267

花开江南（电影剧本） | 黄其恕 274

警察爸爸（微电影文学本） | 金 沙 318

红 衣（电影剧本） | 朱十一 324

陈毅历险记

余方德

作者简介：余方德，研究员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。专注于文学创作和地方史志研究。著有长篇纪实与长篇小说《西北王胡宗南》《风流政客戴季陶》《大上海手枪队》等10余部和学术著作等，主编出版传记、纪实文学15种。文学作品多次获省级以上奖项。

1934年10月，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以后，陈毅同志因腿部腓骨受重伤，中央决定将他留下来，领导赣南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。

陈毅同志在赣南曾三次被叛徒出卖，而这个叛徒，不是一般的人，他是游击队的一名高级指挥员。

酷刑，使红军高级指挥员的灵魂也出了窍……

1935年1月，从中央根据地又突围出来一支部队，是由赣南军区参谋长龚楚率领的红七十二团。

龚楚领着这支部队到达油山时，陈毅正领着油山革命根据地军民，巧妙地对付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和不断加强的“清剿”。龚楚见到陈毅，简直像孩子见到母亲一样，扑在陈毅的怀里大哭了一场。

“莫哭鼻子啰！”陈毅逗趣地说，“你不是一个士兵，而是军区参谋长嘛！俗话说，参谋能带长，你放屁也很响嘛！”

“扑哧”一声，龚楚破涕为笑了：“响么子呢？我这个参谋长手下不过六百来个人，五百多条枪嘛！伤亡惨重呀……”

“我听说了，你不容易嘛！在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营盘里，行程四百余里，突破十几道封锁线……你的队伍没有打怕、走怕、拖怕、饿怕，这了不起啰！我陈毅就认为这是个很大的胜利，应该庆贺，应该高兴才是啰！”

龚楚将身子离开了陈毅宽厚的怀抱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他笑得热泪盈眶，说：“有你陈毅这句话，我龚楚再苦再难心也是甜的啰！从今以后，我听你陈毅

的，有什么艰难和危险的任务，你吩咐一声就行。”

“听我个啥子哟？我们都听赣南特委的。不过，你们红七十二团现在的任务，是休息，是整顿部队。等你们休整好后，蒋介石摆了几十万军队在这里，你还怕没仗打吗？”

油山革命根据地太小了，摆上太多的部队，那简直是给“清剿”的敌人提供方便。根据特委的决定，龚楚的红七十二团在油山休整好后，就开赴湘南的桂东、桂阳地区去开辟革命根据地。

党在桂阳城有个秘密交通站，负责的是两个年轻的共产党员，装扮成一对夫妻，开一爿山货商店。赣南特委和军区有什么指示，都通过这个山货商店进行联络。

事情就出在这个山货商店——

1935年初冬。

正是桂阳城华灯初上的时候。南市街上，有一家“桂水山货商店”。老板似乎不在，老板娘——一个身穿狐皮大衣、颇有几分姿色的少妇，搽着一脸香粉，抹着满嘴口红，一边心不在焉地应酬着不多的几个顾客，一边闪烁着波光盈盈的眼睛朝小街两边乱瞟，似乎正在焦急地等待什么人。“桂水山货商店”的左边，是一家服装店，正忙着打烊，要准备关门了。商店的右边，名义上是一家舞厅，实际上是一家“野鸡铺”。门口，几个在这寒意袭人的初冬还袒胸露腿的姑娘，不断地向过往男人送着秋波……

服装店刚刚关上店门时，一个中年男子，头戴宽檐礼帽，身着蓝色长衫，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本能地如山货商店门口窥探了一番，然后悄没声地钻进门来，走到柜台跟前——

“贵店收买山货吗？”中年人打出了暗号。

“收的。”老板娘不觉浑身一震，她不知是喜还是慌地回答，“不知客商有何山货？”

“一点蘑菇、木耳，外加几张麂子皮。”

“客商从何处来？”

“南雄。”

“认识我们掌柜吗？”

“认识，他姓胡，古月胡，一轮明月照湖上。”

“你等一下。胡老板在后院，我关好店门即领你去见他。”老板娘慌里慌张地把店里两个顾客赶走，想上前去关店门时，穿长衫的中年人警惕地窥视着门外——对面巷口还有他带来的两名警卫员。一般情况下，他是不下山的，但昨天交通站送信给他说，老刘（即陈毅同志）来了，要找他好好谈一

谈，他不能不赶下山来。毕竟是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了，他从老板娘那慌里慌张的神色中，似乎预感到有什么不对头。在白色恐怖时期，钻到敌人心脏来联络，可能每个角落都会突然出现国民党的特务和凶恶的枪手，他不能不睁大眼睛……

就在老板娘一步步朝门口走去的刹那间，一个穿黑衣短打的人偷偷地从门外探头朝店里看了看，恰好与中年人打了个照面。中年人认识他，他不是别人，正是这家“桂水山货商店”的老板——红军交通站的联络员。

交通站的联络员鬼鬼祟祟地在门外这一窥望，使中年人大吃一惊，心里刚叫：不好，我上当了！对面马路就传来了口哨声——他的警卫员通知他有情况。一切都明白了！他沉着地一把拉住老板娘，悄声说：“你稍等一下，街对面还有两个弟兄，我去叫进来你再关门！”

说完，他猛地搽了老板娘一把，双手习惯性地朝长衫两边的口袋里一抄，已准确地把口袋中的两把手枪握在手上，大步流星地冲出门去了。

说街对面还有两个弟兄，老板娘是相信的，红军参谋长下山，不会不带警卫员，但他那凶狠的一搽，又使她起了疑心。她禁不住朝门口疾走几步，寻找中年人的行踪。

就在中年人走进山货商店那一霎，南街各条巷子、商店对面、马路两旁，甚至舞厅门口，都出现了一大批形形色色的“嫖客”“黄包车夫”“情侣”和“商贩”。他们在等商店老板娘发出信号。冷不防，突然看到中年人冲了出来，这几个家伙打了个愣怔。中年人已冲过街心，正朝一条通往郊外的巷口奔去——

老板娘是一只“猫”，她不会让到嘴的鱼，又悄然溜走。就在中年人刚要迈步走向巷口的时候，她突然惊叫了一声：“商店关门啰！”

刚想走入巷口的中年人，突然发现藏在深巷的两名警卫员已成了“俘虏”，而十几个黑影仿佛听到了什么暗号似的，个个凶神恶煞地朝他扑过来。他忙一个急转身，朝大街南边走去，但那些“嫖客”“商贩”，一个个都掏出了短枪，呈扇形包围圈，迎着他走来。

中年人意识到情况严重了。他双手陡地从口袋中抽出来，两支乌黑锃亮的短枪，已指向从两侧包抄上来的特工。只听“叭”“叭”两声枪响，街心上已躺倒了两名特务。

他正要打第二个点射时，突然旁边木楼上的两扇窗户打开了，从窗口跳下来四个人，其中两个家伙正巧跳到他身后，用力将他抱牢了。

他又打死了一个特务后，两支枪就被人家夺走了。他挣扎，他愤怒，但是没有用，特务太多了。他被捆住双手，塞进一辆“乌龟壳”，送到一个秘密的地



方去了。

事发后的第五天上午，广东军阀、当时任湘赣粤边区“剿共”总司令的陈济棠，秘密地会见了……

那天晚上，当龚楚在桂阳一家旅馆的一间高级卧室喝闷酒时，房门突然被人推开了。接着，一个女人——准确地说，就是那个“桂水山货商店”的老板娘走了进来。

她披散着头发，敞开狐皮大衣的前襟，闪动一双乌黑闪亮的大眼睛死死地盯视着龚楚哩！

龚楚微微一愣，揉了一下酒意蒙眬的眼睛，似怒似恨似嗔似怪地问：“你出卖了我，还到我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“哟，我说龚团长，你刚刚当了国民党军队的大官，就不认识我这个牵线人了？”老板娘用甜得发腻的声音，一边恭维对方，一边贴坐上去。

“团长？好，我这个共产党的参谋长，一下子变成了国民党的团长，哈哈……”龚楚突然怪笑起来，声音凄惶、酸涩。他突然用双手抱住脑袋说，“这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就像你，捞个情报处湘东特工组长，代价是把你丈夫出卖，又把我出卖。我这个团长的代价，就是要出卖湘东地区这支游击队，明天就领他们上山……”

“这我知道。我还听说，如果你能把陈毅抓到了，他们还要往上提拔你哩！”

“是呀！”龚楚的脸已扭歪了，他半是痛苦半是凶狠地说，“我第一个目标是湘东游击队，第二个目标就是抓陈毅、抓赣南特委领导……”

“听说他们把你折磨得很厉害，是吧？”老板娘把一只胳膊搂到龚楚的脖颈上，“关切”地问。

“这还用问？皮鞭、竹条、老虎凳、辣椒水、火刑……什么刑都用了，我想死也死不了……”

“你最怕什么刑？”

“你问这个干吗？”

“我想知道你是在哪道关上过不去的。”

“用猪鬃捅我下边那玩意儿……真能想得出来……我敢说，世上没有人能受得了！”

“不，听说共产党里，有人硬是熬得过去。只不过你……你身上一定受了很多伤吧？”

龚楚点了点头，又朝肚子里灌了一杯黄汤。

“让我看看你的身子。”

“伤疤有什么好看的？难道他们没有‘折磨’你？”

“折磨了。皮鞭、老虎凳、辣椒水……”

“那你最怕什么刑？”

“把我交给士兵们轮奸……”

“他们干了？”

“不，我只好招供了。不信，你过来看看我这身上……”

老板娘当着龚楚的面，脱下了狐皮大衣、小红袄、长裤，最后脱得一丝不挂……她将裸体转了一百八十度，说：“你瞧，我小腹、大腿上都是伤……”

龚楚看到了她身上的伤，耳边隐约听到她好像在说：“现在该轮到我看你身上的伤……伤疤了……”

他当然懂得这个特工组长的用意……

湘东游击队被龚楚出卖后，因为交通站被破坏，所以特委得不到消息，陈毅同志也不知道。龚楚，这个“高级”叛徒就领着陈济棠的特工人员，伪装成游击队员来到赣粤边界，准备活捉陈毅……

陈毅同志处在万分危急之中……

“好战友，你是斗争的好儿郎！”

还算幸运，因为敌人对油山根据地清剿得厉害，陈毅同志和赣南特委机关被迫向北山转移。龚楚到达油山时，陈毅同志和特委领导已转移到北山帽子峰一带。

油山游击队，由后防主任何长林负责领导。听说老参谋长来了，何长林高兴地扑了上去——他没想到红军的参谋长会是叛徒，只想到在白色恐怖时期战友相见一次是不容易的。两人又搂又抱，又哭又笑。吃饭时，龚楚就问：“陈毅同志在哪儿？”

“陈毅同志已经转移了。”何长林答。

“转移？”龚楚一愣，急问，“转移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陈毅和特委都转移到北山去了。陈毅同志现在用化名，称‘老刘’。”何长林对他无话不谈。

“陈毅身边还有多少……我们的同志？”

“队伍分散开了，他身边只有上百名队员。”

龚楚心中一喜。他猫抓老鼠似的盯着何长林，打探道：“那你这里呢？”

“也不多，六七十名。”

“小队长以上呢？”

“不足二十个。”

龚楚眼珠子骨碌碌地一转，坏点子来了，他说：“下午召开一个干部会议，通知小队长以上的人参加。我作为领导，应该看看大家，顺便也把红军北上的消息和湘东革命的情况跟大家说一说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何长林言听计从，说：“行！我马上去通知，能来的，都叫他们来。”

能来的都来了。龚楚指挥他手下那帮特务和匪徒，一下子就把会场重重包围了。他用手枪逼着何长林“服从”后，叫所有人跟着他走。十几个小队长看到情况不对头，知道龚楚已背叛了革命，拿枪就打。但特务和匪徒人多，打也打不出去，除投降叛变者外，其余都倒在血泊中。只有一名小队长，外号叫“猛张飞”的，一发现苗头不对，就跳后窗，从一个陡崖上滚了下去，匪徒们发现后，十几条枪一起朝他射击，他的腿被打伤了，鲜血直流。他装死躺在陡崖下边。匪徒们看到石岩上的鲜血，又见他不动弹，以为他已经中弹身亡，没有去追他。“猛张飞”撕下一大片衣襟，裹好伤口，拼命朝陈毅同志所在的北山帽子峰方向奔去——他要报告陈毅：参谋长龚楚叛变了……他开始是一瘸一拐地走，后来是踉踉跄跄地跑，最后是爬，一步一步地爬……

爬，是来不及的。龚楚和何长林没有受伤，他们行走如飞，赶在“猛张飞”之前到了北山。不幸中的大幸是：赣南特委保密工作做得好，连何长林也搞不清特委机关在哪个山峰上。但他知道，陈毅他们住山上，三天两头要派人下山来买米，就对龚楚说：“团座，我们就在他们买米必经的岔路口等，让他们的人把我们领到陈毅身边。”龚楚也认为这办法好……

陈毅同志开始第一次遇险了！

在帽子峰的特委机关里，除了陈毅和几个负责同志外，还有一个侦察排担任警卫。这个侦察排不过十来个人，但个个苦大仇深，革命意志非常坚决，枪法百发百中，作战机智勇敢，经常巧妙地通过敌人封锁线，除汉奸、捉叛徒，从白区采购大米、盐巴，护送领导同志通过敌占区等，很少出什么差错。

事情也巧，这一天，侦察排长胡小华领着十来个侦察员，从南雄里栋的一个村庄买了六担大米回来，到了帽子峰下的岔路口附近，侦察员眼尖，隐约望见前面茅草深处，好像有人在走动。胡排长立即警惕起来，他悄悄地指挥战友，把米挑到山下密林中藏起来——粮食是宝中宝，不能落到坏蛋手里。命令战友守好米担子，千万别随意乱动。而后，他自己才手握短枪摸到山道上，大胆地向岔路口走去。

“什么人？站住！”茅草丛中果然闪出了两个人，用枪逼着胡小华喝问。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？藏在这茅草丛中，鬼鬼祟祟地想干什么？”胡小华也拔枪

对准他们反问。

“哎呀呀，这不是侦察排的小胡吗？”龚楚故作亲热地从茅草丛中站了出来。

“小胡当排长啦！是老刘身边的侦察排长。”何长林也亲切地走上前来。不仔细观察，真还看不出他内心的慌乱哩！

“原来是自己人啊！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”胡排长一颗警惕的心这才放下来，他把短枪插回腰带里，“你们不在自己的根据地，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“找老刘啊！我们有要事向老刘同志请示，事情很急！碰到你太好了，请你领我们去见老刘同志吧！”龚楚如果当个演员，一定是个好演员，他沉着地但故作焦急地说。

“找老刘？”胡小华犹豫了一下，他一边用双手握着两人同时伸过来的大手，一边本能地观察他们：龚楚很镇定，何长林微微有点气喘。胡小华没有看出什么破绽。他转身想呼喊侦察排挑米的同志，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情况：参谋长手下那帮人他怎么一个也不认识？红七十二团的战友呢？再看看这伙人的表情，他心中的疑团就大了，明明知道自己是陈毅的侦察排长，他们脸上为什么一点笑容都没有？战友重逢嘛，这种感情可不对头。不光脸上没笑容，而且一个个都死死地握紧枪，始终把枪口对准他，仿佛在戒备他似的，这神色也不对！他心里微微一惊，头脑一下子冷静下来了，决定再观察一番后考虑采取什么行动。

龚楚不愧为久经沙场的人，他从胡排长的神情变换中看出了问题，忙指着手下那帮人说：“这些兄弟，都是我们刚从国民党匪徒那边策反过来的，还不大懂我们这边队伍的规矩。”说着，他又对部下骂道：“见到自己同志了，一个个还手握着重枪，紧绷着脸干什么？”

那帮子笨蛋虽然把手上的枪收起来了，但谁的脸上都笑不出来……他们怕共产党，太紧张了。

胡小华突然想起陈毅同志多次对侦察排说过的话：“陈济棠出动了几十万大军，来围、追、堵、截我们这几千人的游击队。因为没有民众，就没有眼睛，等于瞎子逮猫。他们肯定会加强特工工作，会收买我们革命队伍中的意志不坚定者。斗争环境越艰苦，越容易出叛徒。你们负责侦察工作和警卫工作，每个人必须多长一双眼睛，既能看清我们对面的敌人，也能看清我们背后的敌人。无论是什么人，当什么官，只要有疑问，就不能带到特委这里来，就不能让他们来见我们。”想到这里，胡小华心中有“谱”了。

“龚参谋长，你领着弟兄从湘东赶来，那很不容易呀！穿过了几条封锁